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后汉历史演义

(六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

目摇摇录

第八十六回	摇摇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	员
第八十七回	摇摇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	员
第八十八回	摇摇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	员
第八十九回	摇摇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荆州关云长殉义	员
第九十回	摇摇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	猿
第九十一回	摇摇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	源
第九十二回	摇摇尊西蜀难倒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	缘
第九十三回	摇摇失街亭挥泪斩马谡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	愿
第九十四回	摇摇木门道张碱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	苑
第九十五回	摇摇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	苑
第九十六回	摇摇承遗诏司马秉权 缴印绶将军赤族	怨

第九十七回	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	员苑
第九十八回	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毋丘俭失策致败亡	员苑
第九十九回	满恶贯孙琳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	员苑
第一百回	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	员苑

第八十六回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

摇摇却说关西一带，向由马腾、韩遂驻扎，两人本相和好，结为异姓弟兄，嗣因部曲相侵，竟成仇敌。曹操奉承诏命，替他和解，征马腾为卫尉，使腾子超代领部众。操欲往攻汉中，先遣亲将夏侯渊，发兵河东，与关中督军钟繇相会。关西诸将，闻事生疑，马超少年好勇，更恐操征父入朝，不怀好意，又复联同韩遂，及侯选、程银、李堪、张横、梁兴、成宜、马玩、杨秋八部兵马，会师十万，进攻潼关。操得知警报，便加罪马腾，阖家下狱；当即命曹仁率同诸将，驰往守关，嘱使坚壁勿战，然后亲督大军，从后继进。建安十二年七月，出发邰中，使子丕为五官中郎将，与奋武将军程昱等留守邰城，此外谋臣猛将，统皆从操西行。好容易到了潼关，与超夹关立营，或谓关西兵士，多习长矛，非精选前锋，不能与敌，操掀须微笑道：“战与不战，主权在我，贼众虽持长矛，我若使他无所用处，怎能便刺诸君？但看我破贼便了。”乃但令将士固守，潜遣朱灵、徐晃二将，率步骑兵四千人，渡蒲板津，沿河屯扎。马超闻曹军分扎河滨，料操心将北渡，来袭背后，乃急向韩遂献议道：“操军若得至河北，势难与敌，超愿引兵截住渭河，使他不得北渡，彼远来乏粮，不消二十日，河东粮尽，怎能不走？到那时我军追击，必获全胜。”遂答应道：“何必如此？待他半渡时，出兵奋击，岂不更快么？”超意虽未惬，但也以为不失中计，专探听南岸消息。翌晨得探马走报，曹操已带领全军，将要渡河了，超亟率部众万余人，驰往截击。遥见操踞坐南岸，麾兵渡河，便即纵马过去，直前奔操，操尚端坐不动，旁由许褚大叫道：“贼来了，请

丞相赶紧下船！”操还说贼至无妨，回头一瞧，相距不过百余步，倒也心惊，因即起身离座。许褚忙将操拖了过去，正要登舟，超已杀到，亏得操手下亲从，拼命敌住，操才得上船。岸上余兵，半被超军杀死，剩得若干残卒，逃回河边，争欲上船避敌，船重将覆，许褚竟执刀乱砍，把船旁危立的兵士，都劈落水中，急命水手开船西驰。哪知南岸的马超，麾兵攒射，箭如飞蝗，曹操船上的水兵，尽被射死，连船中士卒，亦多中箭倒毙。许褚恐操受伤，左手举马鞍蔽操，右手握木篙撑船，再用两足夹舵，向西摇去。操至此也叹息道：“马儿不死，我无葬地了！”适有渭南县令丁斐，在南岸散放牛马，作为敌饵，超众不贪贪利，都去夺取牲畜，无心追操，操方得安抵北岸。

至蒲坂下营，将士等各来请安，操大笑道：“我今日几为小贼所困，幸得许仲康救我。”许褚接说道：“还幸南岸有牛马四放，贼争取牛马，始得渡河。”操亟问牛马为何人所放，褚亦不知，至派人访问，才知由丁斐所为。当即擢斐为典军校尉，并加厚赐，一面饬诸将带同兵役，就河岸筑起甬道，由北至南，甬道外多张旌旗，作为疑兵，暗中却用舟载兵，偷过渭水，筑造浮桥，便在渭南结营立栅，偏又为马超所闻，屡来冲突，营不得立，地又多沙，栅树便倒，害得操无计可施。忽来了一个蒯子伯，黄冠野褐，向操献计，说是秋尽冬来，天气骤冷，但教夜间起沙为城，用水灌沃，凌晨凝冻，一日可成；操依言施行，果得奏功。超急来攻击，已是不及，乃与韩遂会计，夤夜劫营。不防曹操预先设伏，反把超军围住，经超奋力杀出，已伤折了许多人马。超经此一败，锐气顿挫；又见韩遂等不肯努力，专靠自己一人厮杀，越觉怏怏。韩遂本来无能，更欲易战为和，向操议款，超怀着满腔懊闷，不愿争议，听令遣人求和。遂即派

人至操营，自请割地纳质，各息兵戈。操不肯遽允，独贾诩进言道：“彼来求和，何妨慨许？明日与韩将军相见便了！”说着，以目视操，操已经会意，即遣来使返报。至来使去后，又问贾诩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诩附耳语操，说是如此如此，操鼓掌称善。越日排队出营，专请韩遂会叙。操与遂父同举孝廉，又与遂同时出仕，两下相见，只把旧事重谈，并不提起军情。超在遂后面，相距颇远，听不出什么问答，惟欲乘间刺操，骤马向前，蓦见操背后立着一人，怒目持刀，好似地煞星一般，因不敢率尔举手，但向操问道：“汝军中虎侯为谁？”操回顾许褚，褚厉声道：“即我便是！”超不复多言，勒马便回，遂亦与操罢谈。正要话别，遂军各上前观操，操扬鞭与语道：“汝等欲观曹公公？曹公与人无异，并非四目两足，不过智识较多呢！”说至此便向遂拱手，径回营中，遂亦自归。超不能再忍，就问操有何言，遂答称操无他说，止叙旧谊，说得超越起疑心。过了一宵，又由操贻书与遂，书中多半改窜，遂展书阅毕，正在惊讶，忽由超入帐索书，取过一看，越看越疑，总道是韩遂有心改抹，悻悻趋出，越宿与成宜、李堪两军，率兵攻操。操先令轻骑接战，约阅多时，一声鼓响，发出两翼，抄击超军，超支持不住，向后倒退，成宜李堪，被操军包裹了去，先后战死。操军愈奋，超军愈怯，韩遂又不肯援超，超只好西奔，遂亦遁去。操麾兵追超，至数十里外方回，关中复安。操下令班师，凉州参军杨阜进见曹操道：“马超骁勇，不亚吕布，羌胡等并皆畏服，若大军遽归，不复设备，恐陇上诸郡，终非国家所得有哩。”操闻阜言，不免迟疑，会得河间警信，乃是土豪田银、苏伯等作乱，乃决计还军，令阜辅冀州刺史韦康，镇守河北，留夏侯渊屯长安，使为援应，自引兵还邺中。遣将讨平田银、苏伯，然后上书奏

报,且请诛马腾家族,于是马腾阖门一二百口,并受诛夷,虽由超私忿忘亲,毕竟是曹瞞毒手杀人,如刈草芥呢!

且说益州刺史刘璋袭父遗业,因与张鲁历年战争,也恐人心未服,特向朝廷上表,且遣使致意曹操。操承帝命,令璋领益州牧,加封振威将军。璋庶兄瑁为平寇将军,瑁忽发狂疾,竟致殒命,既而璋复遣别驾张松,向操修好,操方击破马超,还兵至邕,见了张松,颇有骄态,傲不为礼。松即日回蜀,劝璋绝操,璋疑虑道:“我若绝操,操兵必来进攻,如何抵敌?”松答道:“将军如何舍近图远?好好一个宗亲,不去结交,却要去孝敬曹操,真令人不解了!”璋问为何人,松即把刘备大名,陈说出来,璋又虑无人可使,松又举荐一人,叫作法正。正籍隶扶风,曾为益州军议校尉,有所陈请,不得施行,所以居常抑郁,每与松谈及世事,互相叹息。至此由松推举,叫他出使,他却故意推让,经璋面命至再,方赴荆州。好多时才得归来,具言刘备宽仁长厚,足为外援。又退见张松,独谓备雄武过人,可以奉作州主,松亦怀有此意,乐得与正定谋,待时乃动。会值曹操命钟繇发兵进逼汉中,张松即乘机说璋道:“操兵西来,势不可当,若既据汉中,必入巴蜀,将军将如何抵御呢?”璋怆然说道:“我正为此担忧,未知卿有无良策?”松答道:“莫若先迎刘豫州,刘豫州为将军宗室,且与曹操有仇,必能帮辅将军,同心并力,今趁操军未入汉中,亟请刘豫州来蜀,使讨张鲁,鲁必破灭,鲁灭以后,益州无虞,操军虽来,也是无能为呢。”说得刘璋喜出望外,即命正调兵四千人,往迎刘备,正奉命欲行,突有一人趋入道:“不可不可!刘备素有英名,岂肯屈居人下?今招令入蜀,视若部曲,彼必不服,待以客礼,免不得喧宾夺主,客得安如泰山,主人却危如垒卵,决不可从!”

璋见是主簿黄权,进来谏阻,便怫然道:“曹操若长驱入境,试问汝能抵拒否?”权答道:“益州不少将士,宁独一权?倘曹兵入境,权愿与诸将深沟高垒,据险固守,也未必定为操胜呢。”璋摇首道:“单靠本州将士,怎能敌操?待到兵败地失,还有何幸?”权再欲有言,璋竟不令多说,叫他出任广汉长,权只好去讷。又有从事王累,亦阻璋迎备,璋亦不听,遂使法正起行。正到了荆州,刘备诸葛亮以下,很表欢迎,比初次还要优待。正即向备献策道:“如明公大才,何必局促居此?益州天府,刘牧庸愚,公若不取,必为操有,现宜从速进行。张别驾又为内应,何患不成?”备踌躇道:“刘季玉与我同宗,我不忍夺取,还须从长计议。”

正谈话间,有文吏趋入,扬眉与语道:“天与不取,反受其咎,愿将军勿疑。”刘备瞧着,乃是副军师庞统,便欠身邀坐。庞统就是庞士元,号为凤雏,籍出襄阳。吴督周瑜,尝契重统才,当夺取江陵时,曾荐统为南郡太守;未几瑜歿,统送丧至吴,吴人陆绩、顾劭、全琮等,皆与统交结,引统入见孙权,权见他面貌不扬,淡漠相待,仍令还守原职。统返至南郡,适荆州借与刘备,由诸葛亮前来接取,亮与统本来熟识,且关亲谊,当即代作荐书,使统诣备。统复向鲁肃辞行,肃正欲与备结好,许令前去。及备得见统,也与孙权一般思想,但使他为耒阳县令。统到任后,高卧不治,被备下令免官。可巧鲁肃使至,遗书通问。书中询及庞士元,谓士元非百里才,当使为治中别驾,方得展彼骥足等语。备尚以为疑,及诸葛亮面与备言,详述统历来闻望,备始猛忆道:“彼就是司马德操所说的凤雏么?”亮答言正是,且谓德操雅善知人,世因称他为水镜先生。备忙邀入庞统,亲自谢过,进为治中从事,嗣且拜为副军师中

郎将,待遇与亮相同。及法正愿献益州,备尚迟疑未决,因即入帐怂恿,劝备速行。备尚拟从缓,统申说道:“荆州荒残,人物凋敝,且东有孙吴,北有曹操,如何得志?今益州户口百万,土广财富,可资大业,奈何不往?”备半晌方说道:“我与曹操,常相水火,操以急,我以宽,操以暴,我以仁,操以譎,我以忠;今若贪利忘义,食言背信,不担操将笑我,天下亦且叛我,如何行得?”统微笑道:“将军但知守经,未知达权;方今四海流离,不能拘守一道,汤武尝兼弱攻昧,不失为顺,若事机顺手,得取益州,封璋大国,亦不失为信义;今日不取,徒为人利,将军原是有损,刘璋岂真有益吗?”备不禁心动,乃遣法正归报刘璋,约期相见。待正既去,复请诸葛亮决议,亮所说略如统言,因留亮居守荆州,关张赵三将为辅;自己带同庞统,及黄忠、魏延诸将,令步卒数万人,西赴益州。刘璋先得法正归报,已知备即日将至,便令地方官吏,沿途供张,不得有慢。至备既入境,官吏都出郊迎接,馈遗不绝。行抵巴郡,太守严颜,独拊膺叹息道:“这叫做独坐深山,引虎自卫呢!”话虽如此,但既奉璋命,不得不照例供给。备得一路无阻,直抵涪城。刘璋亲率步骑三万余人,至涪城迎备。黄权又复力阻,璋终不从。王累且倒悬州门,俟璋出城,抗声强谏,璋仍置诸不理,累竟用刀割绳,跌毙城下。璋使法正为先驱,驰白刘备。正已与张松筹定密计,见备后,便劝备乘会袭璋,备摇首不答。庞统进说道:“今若在会所执璋,一举便可得益州了。”备蹙然道:“初入他国,恩信未著,仓猝欲行此事,莫谓益州无人,遂不用正谋。”既而刘璋已到涪城,与备会面,叙及世系,应该兄弟相称,当下略迹言情,备极欢洽,今日合宴,明日会饮,差不多有数十天。璋推备行大司马,领司隶校尉,备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,领益

州牧,互相标榜,互相敬重,几比同胞兄弟还要亲昵三分。璋乃请备出击张鲁,备毫不推辞,由璋厚加资给,握手送行。

备北至葭萌关,接到荆州报信,乃是孙夫人由吴迎去,备子禅本与偕行,幸由张飞、赵云,将禅截回云云;未几又得孙权致书,说是曹操攻吴濡须坞,兵锋甚盛,乞备还援。原来孙权从张蕾议,由吴会徙居秣陵,改号建业,筑造石头城;又用吕蒙计策,就濡须水口,创设船坞,预备拒曹。旋闻刘备西入益州,自背前言,权不禁大怒道:“猾虏乃敢如此么?”遂潜遣舟船迎妹。赵云受刘备嘱托,管理家事,此时巡弋江面,便截住孙夫人,又得张飞为助,夺还刘禅,但放孙夫人过去。权既将妹迎还,便想进袭荆州,不防曹操已乘隙东来,进攻濡须坞口。权急出师堵御,与操对垒多日。操见权军伍整齐,防堵严密,也极口称赞道:“生子当如孙仲谋,若刘景升诸子,真是豕犬,有何用处?”既而得权来书,内言“春水方生,公宜速去”;又云“足下不死,孤不得安”。操笑语诸将道:“权不欺我!”遂撤军西归。权本欲移攻荆州,恐曹操以退为进,乃寄书刘备,致意乞援,令备不得安取益州。备得信生怒道:“彼无故劫我妻孥,尚敢向我求援么?”庞统道:“吴不欲我得益州,故借求援为名,促我还师,我既到此地,怎肯空回?现在却有三计,请将军自择。”备当然愿闻,统便说道:“今若潜遣精兵,昼夜兼道,径袭成都,璋既不武,又无预备,我军猝至,一举便定,这是上计;杨怀、高沛为璋名将,现方据守白水关,曾闻他上书谏璋,毋归我室,我正好因孙、曹相争,伪言还顾荆州,即日东归,杨、高二将,喜我退师,必来送行,我就将他擒住斩首,长驱捣入,乃是中计;若退还白帝城,空回荆州,徐作后图,便变做下计了!”备答道:“愿从中计。”当下贻书刘璋,只言曹操东攻孙

吴 荆州地处要冲 ,也属可危 ,备不得不还兵自顾 ,幸借精兵万人 ,粮万斛 ,返击曹操 ,俟操退兵 ,再讨张鲁未迟。这书到了成都 ,璋展览后 ,自思迎备入蜀 ,本为灭鲁拒操起见 ,今备还援荆州 ,与己无益 ,还要借索如许兵粮 ,殊属不情 ;且除张松法正外 ,无论文武官吏 ,多言备不可亲 ,也未免有所感动 ,因止给羸兵四千人 ,劣米五千斛 ,交与刘备。备怒对来使道 :“我为益州讨御强敌 ,师劳力殫 ,今汝主靳财吝赏 ,如何得使将士效死哩 ?”来使返报刘璋 ,张松在旁听着 ,还道备真要东归 ,忙遣法正驰告道 :“今大事将成 ,如何舍此他去 ?请亟进兵为要。”哪知备尚未进兵 ,松谋已为乃兄所泄 ,乃兄叫作张肃 ,曾为广汉太守 ,一闻松谋 ,恐灭门遭累 ,竟去报告刘璋。璋至此如梦初醒 ,捕系张松 ,立命斩首 ,且令关隘守将 ,不得复与刘备交通 ,但已是无及了。小子有诗咏张松道 :

食禄应思勉效忠 ,如何卖主妄邀功 ?
西川未去头先落 ,奸猾由来少善终。

张松方死 ,刘备已进赚杨怀、高沛 ,把他们拘戮 ,欲知被戮情形 ,下回再行详叙。

马超猛将 ,韩遂庸奴 ,两人皆非曹操敌手。但操先轻视马超 ,当引兵北渡时 ,危坐不动 ,微许褚之翼操下船 ,几已为马超所毙矣。及已知超勇 ,始用贾诩计议 ,立马语遂 ,抹书间超 ,超刚而遂愚 ,适堕操计 ,此用兵之所以尚谋也。刘璋暗弱 ,即使不迎刘备 ,亦未必常能守成 ;益州不为备有 ,亦必为曹操所取耳。

但张松、法正并为璋臣，璋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去之，必卖主而求荣，殊非人臣之道，松之受诛宜也！法正特幸而脱祸耳，是可为后世之不忠者戒焉。

第八十七回 摇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

摇摇却说刘备用庞统中计，佯欲东归，即遣人至白水关，报告杨怀、高沛二将，杨高巴不得刘备东归，亲出送行，突被备军擒住，说他居心不良，立命斩首，遂占据白水关，进拔涪城。是时法正才到，始知备系诈言东归，当即入贺。备留住法正，探听成都消息，得悉张松被诛，关隘不通，益州从事郑度，向璋献计，教他坚壁清野，固垒勿战，免不得心下担忧。因即转问法正，正慰解道：“刘璋无谋，终不能用此计，请将军放心。”果然璋不从度言，但遣部将刘淑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等，引兵拒备，累战皆败，退保绵竹。备置酒大会，宴集将士，饮至半酣，顾语庞统道：“今日宴会，不可谓不乐了！”统直答道：“伐人家国，反以为乐，仁主用心，不宜如此。”备已酒意醺醺，听得统言，很觉逆耳，便作色道：“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难道不算为仁主么？卿言殊不合理，可速退去！”统大笑而出，备亦因醉入寝，一睡竟夕。翌旦方起，自觉前言未忘，深加后悔，遂延统入厅，向他谢过，统却不答谢，谈笑自若。备复说道：“昨日言论，我为最失。”统方答道：“君臣俱失，何必追忆？”备乃开颜大笑，欢叙如恒。既而刘璋复遣吴懿、李严、费观诸将，出御备军，先后败挫，反皆降备，备军益强，分遣诸将略定蜀地。冷苞、邓贤战死，张任、刘淑退至洛城，璋子循奉子父命，至洛助守。任素有胆力，屡出冲围，虽屡被击退，气不少衰；备与庞统商定计策，诱任出城，引过雁桥，把桥拆断，前后夹攻，害得任进退无路，为备所擒。备劝任投降，任抗声道：“忠臣岂肯复事二主？速死为幸。”备始令推出斩首，收尸礼葬；且命诸军四面筑垒，

并力围城。刘循、刘俦不敢再出，但从严防守，积久未懈，城中所需粮食，又由刘璋源源接济，故相持逾年，尚得守住。备正在焦急，忽接到葭萌关来书，乃是守将霍峻，报称张鲁诱降，已经叱退，现由璋将扶禁向存等来攻，正由峻设法抵御等语。原来备自葭萌关还袭益州，留中郎将霍峻守关，部兵不过千人，张鲁遣将杨帛招峻，峻怒叱道：“我头可得，城不可得！”帛乃退出。嗣由刘璋遣兵万余人，从阆水上攻，统将就是扶禁向存，亏得峻战守有方，尚得以少制众。惟备得了此信，越觉加忧，既不便分兵援峻，又恐巴东有警，截断后路，不得已致书荆州，请诸葛亮派兵相助。独庞统急欲邀功，亲出督军，猛攻洛城，城上矢如雨下，竟将统射中要害，回营毕命。

备失去庞统，如断右臂，飞使邀请诸葛军师，入蜀参谋。诸葛亮已遣张飞西行，至此闻庞统又歿，不得不亲身入蜀，乃将荆州全权，尽委关羽，自率赵云等，溯江西进。时张飞已至巴郡，为太守严颜所遏，不得前往。飞用诱敌计，擒住严颜，褫目呵叱道：“大军到此，汝何故不降，反敢拒战？”颜亦抗语道：“汝等不道，侵犯我州，我州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降将军！”飞闻言愈怒，顾令左右道：“快把这老匹夫，砍下头来！”颜神色不变，向飞笑语道：“要砍便砍，盛怒何为？”说得飞也为心软，竟下座释颜，延诸上座，优礼相待，颜感飞厚遇，乃许投城。飞遂令颜为前导，畅行无阻，直抵洛城，与备会师。诸葛亮亦令赵云先驱，从外水经过江阳犍为，所至皆降，也得至洛城相会。洛城固守年余，已经力乏，怎禁得备军大至？不由的慌乱起来。刘循开城夜遁，刘俦为乱军所杀，洛城遂为备有了。备正思进攻成都，有人报知张鲁援蜀，特遣骁将马超，领兵西来。超素有勇名，为备所知，当即与商诸葛亮，亮笑答道：“将军勿

忧,但遣一辩士往说,便可招降。”乃留意简选,得了一个建宁人李恢,前为郡中督邮,方来投备,雅善口才,遂遣令前往。究竟马超如何投依张鲁,又如何助鲁援蜀,说来又是话长,不得不从简补叙。

超自为曹操所败,西奔凉州,果如杨阜所料,略夺陇上诸郡,又复进攻冀州,刺史韦康忙遣别驾阎温,告急长安。不料温出水关,被超擒斩,急得韦康没法,只好请降。杨阜哭谏不从,竟开门迎超,超却将韦康杀死,独用杨阜为参军,自称征西将军,领并州牧,督凉州军事。长安屯将夏侯渊,闻信驰救,反为超所杀败,只好退还。会阜遇妻丧,乞假归葬,路过历城,得见抚夷将军姜叙,叙与阜为中表弟兄,当然延入。阜面有戚容,叙还道他是悼亡心切,不便多问。及进谒叙母,索性泪下不止,叙忍不住诘问道:“妻歿不妨续娶,何必过哀?”阜摇首道:“何从为此?”叙复问何因,阜凄然道:“守城不能完,主亡不能死,恨无面目再见尊亲,但阜无权无勇,不能力讨超贼,独怪兄拥兵历城,忍心坐视,咎亦难辞。《春秋》书赵盾弑君,便是此意。”叙慨叹道:“我非不欲讨超,实恐超勇悍过人,急切难图。”阜又说道:“超强暴无义,非真难除。”叙母亦接口道:“汝不早图,尚待何时?即如韦使君遇难,亦岂尽由义山负责?汝亦与有过失呢!人谁不死?死得有名,奈何不为?汝若虑我年老,我已将生死置诸度外,毋劳汝忧。”叙乃与校尉赵昂、尹奉等,合谋讨超。又由阜致书冀城,潜结军吏梁宽、赵衢,使为内应,安排已定。惟赵昂有子名丹,在超麾下,昂引为己忧,归语妻室,妻厉声道:“为君父雪耻,陨首亦属无妨,何况一子呢!”昂意乃决,与姜叙、杨阜,同声讨超。叙、阜两人,进兵历城,超听赵衢诡议,亲出拒战,留衢与梁宽守城。及与

叙、阜交锋，不能得利，引兵退归，哪知城门紧闭，连呼不应，但擲出头颅数枚，超不瞧犹可，瞧了一遍，险些儿坠落马下。看官！这是何故？原来是娇妻爱子的首级。当下越悲越怒，恨不把城池踏破，可奈姜叙、杨阜及赵昂等，两面杀到，只好回头就走。赵昂子丹，由超带着，就将他一刀两段。复悄悄的掩袭历城，竟得冲入，搜获姜叙老母，用刀搁颈，逼令召叙回来，叙母大骂道：“汝乃背父逆子，杀君恶贼，为天地所不容！尚敢横行人世么？”说到末句，头已落地。

杨阜闻历城失守，忙引兵还援，与超交战城下，拼死力斗，身中五创，尚不肯退。嗣由姜叙、赵昂等，一齐杀到，方将超众杀败，超乃南走汉中，投依张鲁。鲁令超为都讲祭酒，且因超妻子被戕，欲把爱女嫁为继室。或谓超不知爱亲，怎能爱人？鲁乃罢议。超从鲁乞师，往围祁山。姜叙等又向夏侯渊告急，渊使偏将张碱，率五千军先行，自督万人继进，击走超军，复移兵长离，大破韩遂残众，然后还师。超败回汉中，鲁以为超无能为，礼貌浸衰。鲁将杨伯等，更欲害超，超当然愤悒。适刘璋失去洛城，急不暇择，反使人向鲁求救。鲁与璋本系世仇，怎肯赴急？偏马超欲乘此图功，愿去取蜀。鲁乐得遣超一行，阳助刘璋，阴图刘璋。超有部将二人，一系从弟马岱，一系南安人庞德，并皆勇敢。德适遇疾，不能从军，留居汉中养病。超只偕岱西进，由鲁拨兵数千，给令同行。到了武都，正值李恢奉刘备命，前来招降。恢本来善辩，再加超乞得此差，原为避祸起见，一经恢巧言说合，自然语语相投，当下随恢同进，直指成都。刘备已自洛城进发，先至成都城下，既得马超来降消息，便欣然说道：“我定可得益州了！”乃潜分兵数千，使会超军，嘱令屯驻城北，交逼刘璋。璋还道马超来援，登城俯问，哪

知超扬鞭仰指,口口声声,叫璋出降刘豫州,吓得璋面色如土,几乎跌倒。经左右扶璋下城,璋长叹道:“不听忠言,悔无及了!”会由刘备遣从事简雍,入劝璋降。璋城中尚有兵士三万人,谷帛足支一年,吏民多欲死战。璋流涕道:“我父子在州二十余年,并无恩德加及百姓,百姓为璋攻战数年,已害得膏血涂野,璋何忍再令死斗,使无子遗?不如出降为民罢了。”说得群下都为流泪,璋无可奈何,只得与简雍并舆出城,径诣备营。备开门迎璋,面加抚慰,复偕璋入城安民,所有璋私储财物,一并检还,令佩振威将军印绶,徙居公安。一面大开筵宴,遍飨士卒,取库中金银,分赏将吏,多寡有差。备自领益州牧,进诸葛亮为军师将军,黄忠为讨虏将军,魏延为牙门将军,糜竺为安汉将军,简雍为昭德将军,孙乾为秉忠将军,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,马超为平西将军,法正为蜀郡太守,兼扬武将军,旧益州太守董和,得掌军中郎将,并署左将军府事,旧广汉长黄权得为偏将军,尚有严颜、吴懿、费观、李严、秦宓、许靖、费诗、孟达、彭厓等一班降官,约数十人,并皆录用。独零陵人刘巴,夙负才名,曾由备具书招致,巴不背从,反自交趾入蜀,奔依刘璋,及璋迎备,巴一再谏阻,拟备为虎,终不见听,乃闭门称疾。备攻成都,即下令军中,谓有人害巴,诛及三族。故成都既下,得巴甚喜,令为左将军西曹掾,巴无奈受命。璋将扶禁向存,前尝围攻葭萌关,逾年不克,至成都围危,两将当然撤还,被守将霍峻追击一阵,向存授首,扶禁遁去。备因霍峻有功,授峻为梓潼太守,全蜀悉平。惟刘璋家眷,已俱随璋东徙,只有璋寡嫂吴氏,为刘瑁妻,即吴懿妹,依兄居住,仍在成都。吴氏少时,有相士谓当大贵,璋父刘焉,因娶为子妇。偏偏结褵未几,竟丧所天,相士所言,似乎未验。到了备据益